

## 《成唯識論》“糅譯”的假設性再探

山部能宜

(日本)早稻田大學

**摘要：**《成唯識論》(\**Vijñaptimātratāsiddhi*)是在東亞的唯識（法相）傳統中很重要的系統性論書。按照法相宗的傳承，這篇論書是玄奘從《唯識三十頌》之十篇註釋“糅譯”出來的。如果我們觀察《成唯識論》的內容，會發現該書對同一個問題頻繁並列多種異說。那些異論給我們的印象是它們來自於多種註釋。然而在印度唯識學派比較後期的註釋，如《〈釋大乘論〉分別秘義釋》(*Vivṛtaguhyārthaṇḍavyākhyā*)和《瑜伽師地論疏》(*Yogācārabhūmi-vyākhyā*)，也多次並列所釋論書內容的不同的解釋。有的時候，這些印度註釋和《成唯識論》有相似的議論。這讓我懷疑《成唯識論》“糅譯”的傳承，和《成唯識論》現形相似的印度原本也許存在。在這次的報告中雖然不能到達確實的結論，但是我想提出假設性的議論，重新考慮這篇重要文獻的性質和背景。

**關鍵詞：**《成唯識論》、《〈釋大乘論〉分別秘義釋》、《瑜伽師地論疏》、糅譯

## 一、《成唯識論》“糅譯”的傳承

《成唯識論》(\**Vijñaptimātratāsiddhi*;《大正藏》編號 1585)是在東亞的唯識學中很重要的一篇論書。按照法相宗的傳承，因為世親對他的《唯識三十頌》沒寫自註，而“十大論師”則各自寫了不同的註釋。慈恩恐怕個別漢譯不同的解釋可能令人混亂。所以，他建議玄奘編寫一篇明示正義的論典。參照下引《成唯識論掌中樞要》的一節：

Library of Buddhist Canon

不以散材之質，遂得隨伍譯僚。事即操觚，餐受此論。  
初功之際，十釋別翻。昉、尚、光、基四人同受。潤飾、執筆、  
 檢文、纂義，既爲令範，務各有司。數朝之後，基求退迹，  
 大師固問。基懇請曰：“自夕夢金容，晨趨白馬。英髦間出，  
 靈智肩隨。聞五分以心祈，攬八蘊而遐望。雖得法門之糟粕，  
 然失玄源之淳粹。今東出策賚，並目擊玄宗。幸復獨秀萬方，  
 頓超千古。不立功於參糅，可謂失時者也。況群聖製作，  
 各馳譽於五天。雖文具傳於貝葉，而義不備於一本。情見各異，稟者無依。況時漸人澆，命促惠舛。討支離而頗究，  
攬初旨而難宣。請錯綜群言，以爲一本。指定真謬，權衡盛則。”久而遂許，故得此論行焉。大師理遣三賢，獨授庸拙，  
 此論也。<sup>1</sup>

再看下引的《成唯識論述記》序：

\* 筆者衷心感謝陳金華教授和紀贊副教授的邀請和協力。筆者也感謝何梅恩(Meghan Howard)女士關於藏文解釋的幫助。

<sup>1</sup> 《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一，《大正藏》編號 1831，第 43 冊第 608 頁中欄第 28 行至下欄第 14 行。下線是筆者添加的。下文也如此。關於《掌中樞要》筆者的法諱，參照：He, Huanhuan. ‘Whence Came the Name “Kuiji” Instead of Just “Ji”? The Eastern Buddhist 48, no. 2 (2020): 51-67. 感謝 Robert Kritzer 教授指教我這篇論文。

唯識三十頌者。十支中之一支。天親菩薩之所製也。  
 ……釋文未就歸真上遷。……爰有護法等十大菩薩。……  
 振金聲而流妙釋。淨彼真識成斯雅論。名曰成唯識論。或  
 名淨唯識論。……惟我親教三藏法師 玄奘。……斯本彙  
聚十釋群分。今總詳譯糅爲一部。商榷華·梵。徵詮輕·重。  
 陶甄諸義之差。有叶一師之製。成唯識者。舉宏綱旌一部  
 之都目。<sup>2</sup>

根據慈恩的這些記述，一般認為《成唯識論》是玄奘法師“糅譯”十大論師《唯識三十論》的註釋。我們在閱讀《成唯識論》本文的時候，發現本論常常並列幾個“有義”。那些異論給我們的印象是它們來自於多種註釋。如真如此，《成唯識論》的結構應該支持“糅譯”的傳說。

## 二、《分別秘義釋》和《成唯識論》：關於種子、習氣的起源

但是如果我們閱讀印度唯識學派比較後期的兩篇註釋《〈釋大乘論〉分別秘義釋》(*Don gsang ba rnam par phye ba bsdus te bshad pa, Vivṛtaguhyārthaṇḍavyākhyā*,<sup>3</sup> Derge No. 4052; Pek. No. 5553) 和《瑜伽師地論疏》(*rNal 'byor spyod pa'i sa rnam par bshad pa,*

<sup>2</sup> 《成唯識論述記》卷一，《大正藏》編號 1830，第 43 冊第 229 頁上欄第 12 行至中欄第 18 行。也參照吳興沈玄明撰的《成唯識論後序》：

茲惟世親寔賢劫之應真。……唯識三十偈者。世親歸根之遺製也。……後有護法安慧等十大菩薩。……咸觀本頌。各裁斯釋。名曰成唯識論。或名淨唯識論。……粵若大和上三藏法師玄奘。……纖檀篆貝。旋白馬於三秦。……糅茲十釋四千五百頌。彙聚群分。各遵其本。合爲一部。勒成十卷。……遂使文同義異。若一師之製焉。斯則古聖今賢。其揆一也。（《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59 頁中欄第 13 行至第 60 頁上欄第 1 行）

<sup>3</sup> Pek. -*gūḍhārtha-*.

*Yogācārabhūmiyākhyā*, Derge No. 4043; Pek. No. 5544), 會發現那些註釋多次並列異說。更值得注意的是那裡的有些異論和《成唯識論》裡的“有義”很相似。

我們先討論《分別秘義釋》。此釋是無著 Asaṅga《攝大乘論》(*Mahāyānasamgraha*) 的很詳細、但不完全的註釋<sup>4</sup>。該書的著者、年代和譯者都不清楚<sup>5</sup>。祇有藏譯現存。長尾雅人提出了在這部書裡有中國佛教的影響。但最近的日本研究者們一般不懷疑這部書是在印度(或中亞)作成的<sup>6</sup>。

在《成唯識論》初能變段中的“因相廣釋”(關於種子的詳細討論)裡，有種子的“本有”、“新熏”的議論。《成唯識論》列的學說是唯本有義、唯新熏義、本有新熏合生義三種。按照慈恩的《成唯識論述記》，第一義是“護月等”，第二義是“勝軍祖師、難陀尊者等”，第三義是“護法自意”<sup>7</sup>。《分別秘義釋》也有三個很相似的議論。以下我們具體比較。

<sup>4</sup> 該釋祇解釋到《攝大乘論》第一章第四十九節。見：長尾雅人《攝大乘論：和譯と注解上》東京：講談社，1982年，第50–51頁。

<sup>5</sup> 見：袴谷憲昭《\**Mahāyānasamgraha*における心意識説》，《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78年，第76冊，第281頁；千葉公慈《『秘義分別攝疏』に関する覺え書(I)》，《駒澤女子大學研究紀要》2001年，第8號，第209頁。大竹晋《*Vivṛtaguhyārtha*piṇḍavyākhyā の引用文献》，《東方學》2003年，第106輯，第126頁推測《分別秘義釋》的成立比《成唯識論》早。

<sup>6</sup> 例如：大竹《*Vivṛtaguhyārtha*piṇḍavyākhyā の引用文献》(前引)，第125–126頁。大竹《*Vivṛtaguhyārtha*piṇḍavyākhyā における部派佛教説：『攝大乘論』I.23までに對する註釋から》，《東方學》2006年，第112輯，第94頁。

<sup>7</sup> 《大正藏》編號1830，第43冊第304頁中欄第5–7行、第305頁下欄第25行。關於這個議論，參照山部能宜《種子の本有と新熏の問題について》，《日本佛教學會年報》1989年第54號，第43–58頁；山部能宜《種子の本有と新熏の問題について (II)》，《佛教學研究》1991年，第47號，第93–112頁。

### (一) 其中，《成唯識論》的唯本有義如下：

此中有義一切種子皆本性有不從熏生。由熏習力但可增長。如契經說一切有情無始時來有種種界。如惡叉聚法爾而有。界即種子差別名故。又契經說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界是因義。瑜伽亦說諸種子體無始時來性雖本有。而由染淨新所熏發。諸有情類無始時來若般涅槃法者一切種子皆悉具足。不般涅槃法者便闕三種菩提種子。如是等文誠證非一。又諸有情既說本有五種性別故。應定有法爾種子不由熏生。又瑜伽說地獄成就三無漏根是種非現。又從無始展轉傳來法爾所得本性住性。由此等證無漏種子法爾本有不從熏生。有漏亦應法爾有種。由熏增長不別熏生。如是建立因果不亂。<sup>8</sup>

《分別秘義釋》也記錄很相似的三種意見。第一義如下：

kha cig na re bag chags ni sgo bar byed pa la<sup>9</sup> mi ltos<sup>10</sup> par  
 chos nyid kyis<sup>11</sup> gnas la 'dod chags la sogs pa<sup>12</sup> lhan cig skye ba  
 dang 'gag pas ni yongs su gso ba 'ba' zhig tu zad kyi skyed pa<sup>13</sup>  
 ni ma yin no<sup>14</sup> zhes zer ro // de ni de ltar<sup>15</sup> yin te / 'di ltar kun  
 gzhi'i rnam par shes pa dang / 'phags pa'i lam skye ba'i rgyu  
 mtshan nyid ni rang bzhin gyi rigs te / rgyu'i rkyen nyid du bag  
 chags yin par khas len na / de dag ni lhan cig skye ba dang 'gag  
 pas rang gyi bag chags skyed par mi srid de / kun gzhi'i rnam

<sup>8</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8 頁上欄第 20 行至中欄第 6 行。

<sup>9</sup> D. 加 *ni*.

<sup>10</sup> Pek. *bltos*.

<sup>11</sup> D. *kyi*.

<sup>12</sup> D. 加 *Ia*.

<sup>13</sup> D. *skye ba*.

<sup>14</sup> Pek. 加 //.

<sup>15</sup> Pek. 加 *de ltar*.

par shes pa gnyis 'phrad<sup>16</sup> pa med pa'i phyir dang<sup>17</sup> 'phags pa'i lam yang 'dris pa ma yin pa'i<sup>17a</sup> phyir ro // yongs su gso bar byed pa ni<sup>18</sup> mi 'dra ba<sup>19</sup> yang 'gyur bas de ni mi 'gal lo / (Derge Ri 328a7-b3; Pek. Li 394a6-bl)

有人說：習氣不待熏習法爾存在。由於和貪等同時生滅，祇增長，不生起。就是如此。因為阿賴耶識和聖道（＝無漏智）之因是本性種姓。假如承認習氣是因緣，那些[能熏的阿賴耶識、聖道]就不能[和所熏的阿賴耶識]同時生滅，生自己的習氣。

因為[我們]不能相遇兩個阿賴耶識，[所以熏習阿賴耶識的因緣習氣的能熏不存在。因此，能生阿賴耶識的習氣應該是本有的]，又因為聖道[以前]沒經驗過，[所以，那裡的習氣不能由於熏習生]。

能增長[已經存在的要素]的也[可能]是不相似（＝有漏）的要素，所以[和習氣不相似的現行法長大習氣]不是問題。

以下我們具體比較。因為《成唯識論》的議論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基本上按照《分別秘義釋》的議論結構，比較兩本論書的內容。

《分別秘義釋》	《成唯識論》
有人說： <u>習氣不待熏習法爾存在</u> 。由於和貪同時生滅 <u>祇增長，不生起</u> <sup>20</sup> 。	此中有義一切種子皆本性有不從熏生。由熏習力但可增長。

<sup>16</sup> D. *phrad.*

<sup>17</sup> Pek. 加 /.

<sup>17a</sup> D. *ba'i?*

<sup>18</sup> D. *na.*

<sup>19</sup> D. *bar.*

<sup>20</sup> 下線是筆者添加的。對從上一段的引用，我不個別表示典故。下文也如此。

這裡，《分別秘義釋》的“法爾存在”對應《成唯識論》的“本性有”。《分別秘義釋》的“由於和貪（等現行法）同時生滅祇增長”的意思應該是《成唯識論》說的“（現行法的）熏習力但可增長”。它們的意見一致。

《分別秘義釋》	《成唯識論》
就是如此。因為 <u>阿賴耶識</u>	參：二果能變。謂前二種習氣力故。有八識生現種種相。 <u>等流習氣</u> 爲因緣故。 <u>八識體相</u> 差別而生。名等流果果似因故。 <sup>21</sup>
和 <u>聖道</u> （=無漏智）之因是 <u>本性種姓</u> 。	諸有情類無始時來若般涅槃法者一切種子皆悉具足。不般涅槃法者便闕三種 <u>菩提種子</u> 。……又從無始展轉傳來法爾所得 <u>本性住性</u> 。由此等證無漏種子法爾本有不從熏生。

在此，《分別秘義釋》有兩個議論：阿賴耶識的種子和聖道的種子。（1）阿賴耶識也是一種識，所以從自種子（或習氣）生。該習氣應該是本有的。（2）聖道的無漏習氣應該是本有的。

第一個議論在“因相廣釋”裡沒有直接的對應。但是“果能變”的說明中，《成唯識論》說示“八識體相”（包括第八阿賴耶識）從“等流習氣”（即種子）生。所以，阿賴耶識也從它自己的種子生的概念在《成唯識論》裡也有。

關於第二個議論，《分別秘義釋》的“聖道”對應《成唯識論》的“菩提”。

《分別秘義釋》的《種姓》對應《成唯識論》的《種子》。這裡，兩論書的內容是一樣的。

<sup>21</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7 頁下欄第 4-7 行。

《分別秘義釋》	《成唯識論》
<p>假如承認習氣是因緣，那些 [能熏的阿賴耶識、聖道] 就不能 [和所熏的阿賴耶識] 同時生滅，生自己的習氣。因為 [我們] 不能相遇兩個阿賴耶識，[所以熏習阿賴耶識的因緣習氣的能熏不存在。因此，能生阿賴耶識的習氣應該是本有的]。</p>	<p>參：（能熏四義）如是能熏與所熏識俱生俱滅熏習義成。令所熏中種子生長如熏芭藤故名熏習。能熏識等從種生時。即能為因復熏成種。三法展轉因果同時。如炷生焰焰生焦炷。亦如蘆束更互相依。因果俱時理不傾動。<sup>22</sup></p>

《分別秘義釋》的第一個議論如下：為了熏成習氣，能熏和所熏必須同時生滅。如果這習氣是新熏的話，熏成阿賴耶識習氣的第二個阿賴耶識應該存在。實際上，并不存在兩個阿賴耶識，所以生阿賴耶識的習氣除了本有習氣以外不能有。這個議論在《成唯識論》的該部分裡沒有直接的對應要素。但是，能熏、所熏俱生俱滅熏成種子是在此論中也能發現的。

《分別秘義釋》	《成唯識論》
<p>又因為<u>聖道</u>（=無漏智）[以前]沒<u>經驗過</u>[所以，那裡的習氣不能由於熏習生]。</p> <p>能增長[已經存在的習氣]的也[可能]是不相似（=有漏）的要素<sup>23</sup>，所以[和習氣不相似的現行法長大習氣]不是矛盾。</p>	<p>又諸有情既說本有五種性別故。應定有<u>法爾種子不由熏生</u>。又瑜伽說地獄成就三無漏根是種非現。又從無始展轉傳來法爾所得本性住性。由此等證<u>無漏種子法爾本有不從熏生</u>。有漏亦應法爾有種。<u>由熏增長不別熏生</u>。如是建立因果不亂。</p>

<sup>22</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10 頁中欄第 2-7 行。

第二個議論應該如下：未入見道的異生沒經驗過聖道（即菩提）。所以，能熏的聖道和所熏的阿賴耶識俱生俱滅是不可能的，異生熏成聖道的習氣也不合理。從此看來，聖道的無漏習氣應該是本有的。增長已經存在的無漏習氣又可能是有漏世間智。這個想法和《成唯識論》的思想完全一致<sup>24</sup>。

## （二）《成唯識論》的唯新熏義如下：

有義種子皆熏故生。所熏能熏俱無始有。故諸種子無始成就。種子既是習氣異名。習氣必由熏習而有。如麻香氣花熏故生。如契經說諸有情心染淨諸法所熏習故。無量種子之所積集。論說內種定有熏習。外種熏習或有或無。又名言等三種熏習總攝一切有漏法種。彼三既由熏習而有。故有漏種必藉熏生。無漏種生亦由熏習。說聞熏習聞淨法界等流正法而熏起故。是出世心種子性故。有情本來種姓差別。不由無漏種子有無。但依有障無障建立。如瑜伽說於真如境若有畢竟二障種者立爲不般涅槃法性。若有畢竟所知障種非煩惱者一分立爲聲聞種性一分立爲獨覺種性。若無畢竟二障種者即立彼爲如來種性。故知本來種性差別依障建立非無漏種。所說成就無漏種言。依當可生非已有體。<sup>25</sup>

<sup>23</sup> 參：（種子六義）四性決定。謂隨因力生善惡等功能決定方成種子。此遮餘部執異性因生異性果有因緣義。（《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9 頁中欄第 19–22 行）

<sup>24</sup> 祇是《成唯識論》的“種子”和《分別秘義疏》的“習氣”間的主語差別是值得注意的。但在此不深入考察這一點。如我在《種子の本有と新熏の問題について》已經討論過，“習氣”是和“唯新熏義”有密切關係的詞語。所以，“法爾存在的習氣”是有一點不自然。但是，在這一段裡，《分別秘義釋》一直用“習氣”。這次我依照該釋的用法。

<sup>25</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8 頁中欄第 6–23 行。

《分別秘義釋》的第二義如下：

gzhan dag ni til la sog pa la bag chags sgo bar byed pa la bltos  
 pa<sup>26</sup>mthong nas sgo bar byed pas sngon med pa skyed pa<sup>27</sup> dang / sgo  
 bar byed pas sngon bskyed pa yongs su gso bar yang 'dod de nang  
 gi skye mched la dmigs pa'i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 de'i khongs su  
 gtogs pa kun gzhi'i rnam par shes pa la yang dmigs par 'dra bas kun  
 gzhi'i rnam par shes pa bskyed par bya ba la bag chags rgyu'i rkyen  
 du gyur pa skyed par yang sems so //

'phags pa'i lam gyi rigs kyang zag pa med pa'i lam gyi bdag  
 nyid ma yin gyi / 'on kyang rgyud gang la nyon mongs pa dang<sup>28</sup> shes  
 bya'i sgrub pa'i sa bon srab pa'i phyir spang du rung<sup>29</sup> ba de ni byan  
 chub sems dpa'i rigs yin la / gang la nyon mongs pa'i sgrub pa'i sa bon  
 yod pa de ni<sup>30</sup> nyan thos dang rang sangs rgyas kyi rigs yin / gang la  
 gnyi ga'i sa bon che ba'i phyir spang du mi rung ba yod pa de ni rigs  
 med pa yin no // 'phags pa'i lam gyi skad cig ma dang po la ni rgyu'i  
 rkyen med do // rkyen bzhi<sup>31</sup> zhes bya ba ni ji ltar srid par gsungs pa'i  
 phyir ro zhes zer ro // (D. Ri 328b3-6; Pek. Li 394bl-6)

其他人說：[我們] 見胡麻 [油] 等裡的習氣待熏習，所以，由於熏習生以前沒有的 [習氣] 和由於熏習增長以前已經生過的 [習氣] 都被承認。因為認識內處的意識也認識屬於那 [內處] 的阿賴耶識，所以 [意識和阿賴耶識] 所緣故類似。由此，[我們認為意識] 生阿賴耶識生起因緣的習氣。

<sup>26</sup> D. *ltos pas.*

<sup>27</sup> D. *skye ba.*

<sup>28</sup> Pek. adds /.

<sup>29</sup> Pek. *rang.*

<sup>30</sup> D. *nyid.*

<sup>31</sup> D., Pek. *gzhi*, 但是從上下文來看應該是 *bzhi*.

聖道之種姓也不是無漏道自性。然而，有的相續裡煩惱和所知障的種子薄弱故可斷，他是菩薩種姓。有的 [相續] 裡煩惱障<sup>32</sup> 的種子存在，他是聲聞和獨覺。有的 [相續] 裡猛利故不可斷的兩種種子存在，他是無姓。證道初剎那沒有因緣。因為四緣是 [世尊] 應宜說的。

我們再一次按照《分別秘義釋》的議論結構，詳細比較這兩論的議論。

《分別秘義釋》	《成唯識論》
其他人說：[我們] 見 <u>胡麻</u> [油] 等裡的習氣待熏習。所以，由於 <u>熏習生</u> 以前沒有的 [習氣] 和由於 <u>熏習增長</u> 以前已經生過的 [習氣] 都被承認。	有義種子皆熏故生。所熏能熏俱無始有。故諸種子無始成就。種子既是習氣異名。習氣必由熏習而有。如 <u>麻香氣花熏故生</u> 。 <sup>33</sup>

《分別秘義釋》的第二義（新熏義）說：胡麻（油）等裡的習氣待熏習。亦即，熏習以前沒有習氣。《成唯識論》的唯新熏義說：“種子皆熏故生。……如麻香氣花熏故生”。關於這一點，這兩本註釋的主張完全一致<sup>34</sup>。

<sup>32</sup> 應該是“所知障”的筆誤。

<sup>33</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8 頁中欄第 6—9 行。

<sup>34</sup> 《分別秘義疏》的“和由於熏習增長以前已經生過的（習氣）都被承認”在《成唯識論》的相關部分裡沒有直接的對應要素。但是，增長習氣是按照《成唯識論》唯新熏義的看法也應該沒有問題。

《分別秘義釋》	《成唯識論》
因為認識內處的 <u>意識</u> 也認識屬於那[內處]的阿賴耶識，所以[意識和阿賴耶識]所緣故類似。由此，[我們認為意識]生阿賴耶識的生起因緣的習氣。	參：（《成唯識論述記》）論。唯七轉識至可是能熏。述曰。總結也。即能緣中七轉識·心所等為能熏。若為相分何法為障。即第八識為六·七識之所緣故為相分熏。 <sup>35</sup> 參：前七於八所緣容有能熏成彼相見種故。 <sup>36</sup> 參：（《成唯識論述記》）第六識若緣第八見·相而熏種。即雙熏彼二分種子。 <sup>37</sup>

為了論證新熏義，《分別秘義釋》提出兩個議論。第一個論點是：如本有義所述，能熏阿賴耶識的習氣的第二個阿賴耶識不存在。但是因為意識能認識阿賴耶識，意識和阿賴耶識相似。從此來看，意識能熏成阿賴耶識的習氣。

這個議論在《成唯識論》裡沒有直接的對應要素。但是，內容上和法相宗（如《成唯識論述記》所述）的“相分熏”的教理很接近。

《分別秘義釋》	《成唯識論》
聖道之種姓也不是無漏道自性。然而，[《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真如所緣緣種子段說]有的相續裡煩惱和所知障的種子薄弱故可斷，他是菩薩種姓。有的[相續]裡煩惱障（應該是：所知障）的種子存在，他是聲聞和獨覺。有的[相續]裡猛利故不可斷的兩種種子存在，他是無姓。證道初剎那沒有因緣。因為四緣是[世尊]應宜說的。	無漏種生亦由熏習。說聞熏習聞淨法界等流正法而熏起故。是出世心種子性故。有情本來種姓差別。不由無漏種子有無。但依有障無障建立。如《瑜伽》（《攝決擇分》真如所緣緣種子段）說於真如境若有畢竟二障種者立為不般涅槃法性。若有畢竟所知障種非煩惱者一分立為聲聞種性一分立為獨覺種性。若無畢竟二障種者即立彼為如來種性。故知本來種性差別依障建立非無漏種。所說成就無漏種言。依當可生非已有體。 <sup>38</sup>

參：（本有、新熏合生義）若唯始起有爲無漏無因緣故應不得生。有漏不應爲無漏種。勿無漏種生有漏故。許應諸佛有漏復生。善等應爲不善等種。<sup>39</sup>

第二個論點是聖道的因緣也不是本有種子（即種姓）。如《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的“真如所緣緣種子段”<sup>40</sup>說，瑜伽行派傳統的種姓差別也據“煩惱障”和“所知障”的存在與否可能說明。如果《分別秘義釋》裡的“煩惱障”是“所知障”的筆誤的話，這裡《分別秘義釋》和《成唯識論》的議論一致。

《分別秘義釋》的“聖道”也對應《成唯識論》本有、新熏合生義段中的“有爲無漏”。所以，這兩本論述的論題是同樣的。

### （三）《成唯識論》的本有新熏合生義的主張如下：

有義種子各有二類。一者本有。謂無始來異熟識中法爾而有生蘊處界功能差別。世尊依此說諸有情無始時來有種種界如惡叉聚法爾而有。餘所引證廣說如初。此即名爲本性住種。二者始起。謂無始來數數現行熏習而有。世尊依此說有情心染淨諸法所熏習故無量種子之所積集。諸論亦說染淨種子由染淨法熏習故生。此即名爲習所成種。

<sup>35</sup> 《成唯識論述記》卷二，《大正藏》編號 1830，第 43 冊第 314 頁下欄第 12–15 行。

<sup>36</sup> 《成唯識論》卷八，《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42 頁下欄第 17–18 行。

<sup>37</sup> 《成唯識論述記》卷八，《大正藏》編號 1830，第 43 冊第 512 頁下欄第 27–28 行。

<sup>38</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8 頁中欄第 13–23 行。

<sup>39</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8 頁下欄第 15–18 行。

<sup>40</sup> 關於這一段的意義，參照：山部能宜《真如所緣緣種子について》，《北畠典生教授還暦記念日本の佛教と文化》，京都：永田文昌堂，1990 年，第 63–87 頁。

若唯本有轉識不應與阿賴耶爲因緣性。如契經說

諸法於識藏 識於法亦爾

更互爲果性 亦常爲因性

此頌意言。阿賴耶識與諸轉識。於一切時展轉相生互爲因果。攝大乘說。阿賴耶識與雜染法互爲因緣。如炷與焰展轉生燒。又如束蘆互相依住。唯依此二建立因緣。所餘因緣不可得故。若諸種子不由熏生。如何轉識與阿賴耶有因緣義。非熏令長可名因緣。勿善惡業與異熟果爲因緣故。又諸聖教說有種子由熏習生。皆違彼義。故唯本有理教相違。

若唯始起有爲無漏無因緣故應不得生。有漏不應爲無漏種。勿無漏種生有漏故。許應諸佛有漏復生。善等應爲不善等種。……

依障建立種姓別者意顯無漏種子有無。謂若全無無漏種者彼二障種永不可害即立彼爲非涅槃法。若唯有二乘無漏種者彼所知障種永不可害。一分立爲聲聞種姓一分立爲獨覺種姓。若亦有佛無漏種者彼二障種俱可永害。即立彼爲如來種姓。故由無漏種子有無障有可斷不可斷義。然無漏種微隱難知故約彼障顯性差別。不爾彼障有何別因而有可害不可害者。若謂法爾有此障別無漏法種寧不許然。若本全無無漏法種則諸聖道永不得生。誰當能害二障種子而說依障立種姓別。既彼聖道必無生義說當可生亦定非理。然諸聖教處處說有本有種子皆違彼義。故唯始起理教相違。由此應知。諸法種子各有本有始起二類。<sup>41</sup>

《分別秘義釋》也承認兩種種子。我先列出藏文和中譯。

---

<sup>41</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8 頁中欄第 23 行至第 9 頁中欄第 7 行。

gzhan dag na re bag chags ni chos nyid kyis<sup>42</sup> gnas pa yongs su gso bya ba<sup>43</sup> dang / sngon med pa bskyed par bya ba yang yin te / bskyed pa'i bag chags du ma ni lhan cig byed pa'i rgyu nyid kyis<sup>44</sup> chos nyid bag chags kyi bdag po'i rkyen yin la / chos nyid kyi bag chags gang yin pa dang / sngon med pa bskyed<sup>45</sup> pa'i bag chags du ma yang bye brag tu smra ba brtags pa skal pa mnyam ba'i rgyu bzhin du skad cig ma gcig pa'i 'bras bu skye ba'i yang rgyu'i rkyen nyid du sems so // (Derge Ri 328b6-329al; Pek. Li 394b6-395al)

其他人說：習氣有法爾存在被增長的和以前沒有被引起的。因為多數的[被]引起的習氣是[法爾習氣的]同事因故，[被引起習氣是]法爾習氣的增上緣。[他們]認為：如毘婆沙師構想的同類因，法爾習氣和以前沒有被引起的多數習氣是一剎那的果生起的因緣。

de la rnam par rtog pa dang po la gleng bar bya ste / 'dod chags la sogs pa ni yons su gso ba tsam du nye bar gnas pa'i phyir rgyu'i rkyen du mi 'grub ste / dper na 'du byed kyi rkyen gyis rnam par shes pa zhes bya ba 'di la 'du byed rnam par shes pa'i sa bon yongs<sup>46</sup> su gso bar byed pa yin pa'i phyir bdag po'i rkyen nyid yin pa lta bu'o // 'o na rten cing 'brel bar<sup>47</sup> 'byun ba gnyis pa la gang gi rkyen zhes<sup>48</sup> bya zhe na / bdag po'i rkyen to zhes 'byung ba'i yang phyir

<sup>42</sup> Pek. *kyi*.

<sup>43</sup> Pek. 略 *ba*.

<sup>44</sup> D. *kyi*.

<sup>45</sup> D. 加 *ba*.

<sup>46</sup> Pek. *yong*.

<sup>47</sup> D. *par*.

<sup>48</sup> Pek. *ces*.

te<sup>49</sup> / des na kun gzhi'i rnam par shes pa ji lta ba de bzhin du kun nas nyon mongs pa'i chos rnams kyang rgyu'i rkyen yin no zhes bya ba 'di 'gal lo<sup>50</sup> // (Derge Ri 329al-3; Pek. Li 395al-4)

這裡，批判第一義說：貪等祇增長 [習氣]，所以 [貪等對習氣的] 因緣 [性] 不成立。例如：“行緣識”[的]這[經文]裡，因為“行”增長“識”種子，[“行”是“識”種子的]增上緣性。如[《攝大乘論》]說：“問：從此，第二種緣起中，有哪[種]緣？答：增上緣”<sup>51</sup>。所以，和“如阿賴耶識，雜染諸法也是因緣”<sup>52</sup>有矛盾。

de ni ma yin te / rigs mthun pa'i sa bon yongs su gsos pas rgyu'i rkyen nyid yin te / dper na bye brag tu smra ba'i skal pa mnyam pa'i rgyu rdzas gzhān nyid skal pa mnyam pa'i phyir rdzas

<sup>49</sup> gal te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ba dang po la rnam par shes pa de dag phan tshun du rgyu'i rken yin na / 'o na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ba gnyis pa la gang gi rkyen ce bya zhe na / bdag po'i rkyen to // (*Mahāyānasamgraha*, G. Nagao ed., §I.28)

<sup>50</sup> kun gzhi rnam par shes pa dang / kun nas nyon mongs pa'i chos de dag dus mnyam du gcig gi rgyu nyid du gcig 'gyur bar ji ltar blta zhe na / dper na mar me'i me lce 'byung ba dang / snying po tshig pa phan tshun dus mnyam pa dang / mdung khyim yang dus mnyam du gcig la gcig brten nas mi 'gyel ba# bzhin du 'dir yang gcig gi rgyu nyid du gcig 'gyur bar blta'o // ji ltar kun gzhi rnam par shes pa kun nas nyon mongs pa'i chos rnams kyi rgyu yin pa de ltar kun nas nyon mongs pa'i chos rnams kyang kun gzhi ##rnam par shes pa'i rgyu'i rkyen du## rnam par bzhag ste / rgyu'i rkyen gzhān mi dmigs pa'i phyir ro // (*Mahāyānasamgraha*, G. Nagao ed., §I.17)

# D. 加 *de*.

##—### 按照 *Upanibandhana*, Lamotte 讀：*rnam par shes pa'i rgyu <yin pa'o> / de ltar rgyu'i rkyen*. D. *rkyen nyid du* 替 *rkyen du*.

<sup>51</sup> 《攝大乘論本》卷一，“若於第一緣起中。如是二識互爲因緣。於第二緣起中。復是何緣。是增上緣”(《大正藏》編號 1594, 第 31 冊第 135 頁中欄第 17–18 行)

<sup>52</sup> 《攝大乘論本》卷一，“復次阿賴耶識與彼雜染諸法。同時更互爲因。云何可見。譬如明燈焰炷生燒同時更互。又如蘆束互相依持同時不倒。應觀此中更互爲因。道理亦爾。如阿賴耶識爲雜染諸法因。雜染諸法亦爲阿賴耶識因。唯就如是安立因緣。所餘因緣不可得故。”(《大正藏》編號 1594, 第 31 冊第 134 頁下欄第 15–20 行)

gzhan gyi yin pa lta bu'o // bdag po'i rkyen ni mi 'dra ba'i bag  
 chags yongs su gsos pa'i phyir yin no // (Derge Ri 329a3-4; Pek. Li  
 395a4-5)

(本有義反論)事非如此。[貪等]增長同類種子故因緣性。  
 如毘婆沙師的同類因，有物同類故別物[的同類因]。增上緣  
 是增長不類似的習氣故。

'on te til la sogs pa la de lta bu ma mthong pa'i<sup>53</sup> phyir ji ltar  
 chos nyid kyi<sup>54</sup> gnas pa'i bag chags su 'gyur zhe na / de ni rigs pa  
 ma yin te / sgog skyā dang<sup>55</sup> rdo la sogs pa la me tog dang phrad  
 kyang de'i dri mi 'dzin pa snang ba'i phyir til la sogs pa la chos  
 nyid kho nas dri 'dzin pa'i nus pa yod do zhes bya bar shes so //  
 gzhan yang sems dang sems las byung ba la<sup>56</sup> ma gtogs pa'i dngos  
 po med pa'i phyir til la sogs pa ni med pa kho na'i / 'jig rten gyi  
 grags par bag chags kyi rten nyid du grags pas bag chags 'byung  
 ba la sogs pa'i dpe tsam du byas pa 'ba' zhig tu zad na<sup>57</sup> ji ltar de  
 dang 'dra bar thal bar 'gyur / (Derge Ri 329a4-7; Pek. Li 395a5-8)

亦如果說：“胡麻[油]等裡不見這種事(=不待熏習的  
 香氣不能存在)故，法爾習氣怎能存在？”這不合道理。也  
 見葱蒜、石頭等和花接觸，不保持[花的]香氣故，[我們]  
 知道胡麻[油]等有法爾保持香氣的能力。還有，不屬心、  
 心所的實體不在故，胡麻[油]等完全不存在，但是依世間  
 極成[胡麻油等是]習氣的所依[性]極成故，[胡麻油等]  
 祇是習氣生起等的譬喻，怎麼能有那(真的胡麻油等)一樣  
 的歸結。

<sup>53</sup> Pek. *ba'i*.

<sup>54</sup> D. *kyi*.

<sup>55</sup> D. *sgos skyā'i*.

<sup>56</sup> D. *las*.

<sup>57</sup> D. 加 *na*.

rnam par rtog pa gnyis pa la yang kha cig gleng ba / kun gzhi'i rnam par shes pa ni kun gzhi'i rnam par shes pa gzhan dang lhan cig skye ba dang 'gag pa med pa'i phyir de skye ba'i rgyu mtshan gyi bag chags su mi 'gyur ro zhe'o // dmigs pa 'dra ba'i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s bag chags bskyed do zhes bshad pa ma yin nam zhe na / de ni rigs pa ma yin te / (Derge Ri 329a7-b1; Pek. Li 395a8-b2)

批判第二義亦有人說。阿賴耶識和別的阿賴耶識不同時生滅故，[如果所有的習氣由於熏習生起]，那[阿賴耶識]生起的因緣習氣不能存在。

如果[此人]說，“我們說過由於和所緣(的阿賴耶識)類似的意識，習氣生起嗎？”，那不合道理。

dmigs pa ni rnam pa gnyis te / sems dang sems las byung ba'i ngo bo nyid rdzas dang / gzugs kyi bdag nyid rdzas su med pa'o // de la sems dang sems las byung ba la dmigs pa'i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 gang yin pa des ni / de dag kho na bskyed par bya ba'i phyir bag chags skyed la / gzugs la dmigs pa gang yin pa des<sup>58</sup> de kho na bskyed par bya ba'i phyir ro // sems tsam nyid kyi lugs kyis ni gnyi ga ltar yang dmigs pa dang<sup>59</sup> rnam pa ma grub pa'i phyir ji ltar na dmigs pa'i sgo nas 'dra bar 'gyur / (Derge Ri 329b1-3; Pek. Li 395b2-5)

所緣有兩種。心、心所自性的實有和色自性的非實有。這裡，認識心、心所的意識故祇引起那些[心、心所]的習氣生。認識色的[意識]故祇[引起]那[色的習氣]被生起。按照唯識性的道理，(心心所、色)兩個都不成立所緣、行相故，怎麼所緣故類似呢？

<sup>58</sup> D. 加 *kyang*.

<sup>59</sup> Pek. 加 /.

'on te mngon sum du dmigs pa dang brgyud pa'i sgo nas gzhan  
 du rnam pa gnyis te / de la mngon sum gyi dmigs pa ni gzung pa'i<sup>60</sup>  
 rnam pa gang yin pa'o // brgyud pa'i dmigs pa ni kun gzhi'i rnam par  
 shes pa ste / de'i dbang gis gzung<sup>61</sup> ba'i rnam par snang ba'i phyir ro  
 // (Derge Ri 329b3-4; Pek. Li 395b5-6)

或，直接的所緣和間接的 [ 所緣 ] 故，另外有兩種 [ 所緣 ]。那裡，直接的所緣是 [ 自識 ] 所取的相，間接的所緣是阿賴耶識。從那 [ 阿賴耶識 ] 的力，[ 識有 ] 所取的行相顯現故。

de bas na brgyud pa'i dmigs pa'i sgo nas rdzas su yod pa la  
 dmigs pa ni ji ltar na dmigs pa'i sgo nas mi 'dra snyam du sems  
 na / rtog pa 'di la yang gzhan gyi sems dang sems las byung ba'i  
 dbang gis kyang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 dmigs pa dang rnam  
 pa yongs su 'dzin par skye ba'i<sup>62</sup> phyir / des bskyed pa'i<sup>63</sup> bag  
 chags gzhan gyi sems dang sems las byung ba rnames kyi rgyu'i  
 rkyen du 'gyur bas sems can thams cad rgyud gcig pa nyid du  
 thal bar 'gyur ro // rgyud<sup>64</sup> de dmigs pa nyid yin na yang dmigs  
 pa dang rnam pa yongs su ma grub pa'i phyir dmigs pa dang  
 rnam pa mi 'dra ba de'i so na<sup>65</sup> 'dug go // (Derge Ri 329b4-6;  
 Pek. Li 395b6-396a1)

那麼，如果 [ 你 ] 認為：“間接所緣故認識實體 (= 阿賴耶識) 的 [ 意識 ]，為什麼所緣故 [ 和阿賴耶識 ] 不相似”，按照這個見解，由他 [ 有情 ] 的心、心所的力也，意識把持所

<sup>60</sup> Pek. *ba'i*.

<sup>61</sup> Pek. *bzung*.

<sup>62</sup> D. *skyed pa'i*.

<sup>63</sup> Pek. *ba'i*.

<sup>64</sup> Pek. *rgyu*.

<sup>65</sup> D., Pek., *so na* 但是應該是 *son* (i.e., *sa bon*) 的筆誤。

緣、行相生起。所以，由此生的習氣是他[有情]的心、心所的因緣，而一切有情應是一相續。如果祇是那[有情自己的]相續[的心、心所]是所緣，[由上述的唯識道理]所緣和行相不成立故，所緣和行相不相似而它的種子[法爾]存在。

gang yang rang bzhin gyi rigs nyon mongs pa dang shes  
 bya'i sgrub pa srab pa yin no // 'phags pa'i lam la rgyu'i rkyen  
 med do<sup>66</sup> zhes smras pa gang yin pa de yang rigs pa ma yin te /  
 rang bzhin du gnas pa'i rigs ni skye mched drug gi khyad par ro  
 zhes 'byung ba'i phyir dang<sup>67</sup> / sde ba thams cad las kyang sems  
 dang sems las byung ba thams cad rkyen bzhis skye bar 'byung  
 ba'i phyir ro // rnam par gtan la dbab pa bsdu ba las 'byung ba  
 ni sgrub pa'i sa bon srab pa nyid kyis<sup>68</sup> chos nyid kyi sa bon zog  
 pa med pa yod pa nyid du bstan pa yin no zhes bya bar dgongs  
 pa yongs su brtag par nus so // (Derge Ri 329b6-330al; Pek. Li  
 396a1-4)

而且，說“本性種姓是煩惱和所知障薄的意思”，[和]“聖道沒有因緣”也是不合理的。因為[《瑜伽師地論菩薩地》]說：“本性住種姓是六處殊勝”<sup>69</sup>故，所有的

<sup>66</sup> Pek. 加 //.

<sup>67</sup> tatra prakrtistham gotram yad bodhisattvānām ṣaḍāyatanaviśeṣah sa tādṛśah paramparāgato 'nādikāliko dharmatāpratilabdhah (Wogihara, Unrai, ed., *Bodhisattvabhūmi: A Statement of Whole Course of the Bodhisattva*, Tokyo: Sankibo Buddhist Book Store, 1971, 3.2-4).

<sup>68</sup> D. kyi.

<sup>69</sup>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卷三十五，“謂諸菩薩六處殊勝有如是相。從無始世展轉傳來法爾所得。是名本性住種姓。”(《大正藏》編號 1579, 第 30 冊第 478 頁下欄第 13-15 行)

部派說心和心所一定從四緣生故，[我們]能解釋《攝決擇分》的所說[有]‘由障種子薄性表示法爾無漏種子的存在性’的密意。

以下，我們個別比較這兩本論書的議論：

《分別秘義疏》	《成唯識論》
<p>其他人說：習氣有<u>法爾存在</u>被增長的和以前沒有被引起的。因為多數的[被]引起的習氣是[法爾習氣的]同事因故，[被引起習氣是]法爾習氣的增上緣。[他們]認為：如毘婆沙師構想的同類因，<u>法爾習氣</u>和以前沒有被引起的多數習氣是一剎那的果生起的因緣。</p>	<p>有義種子各有二類。一者<u>本有</u>。謂無始來異熟識中法爾而有生蘊處界功能差別。世尊依此說諸有情無始時來有種種界如惡叉聚法爾而有。餘所引證廣說如初。此即名爲本性住種。二者<u>始起</u>。謂無始來數數現行熏習而有。世尊依此說有情心染淨諸法所熏習故無量種子之所積集。諸論亦說染淨種子由染淨法<u>熏習</u>故生。此即名爲習所成種。<sup>70</sup></p>

這裡，《分別秘義釋》所說的“法爾存在”的習氣對應《成唯識論》的“本有”種子，《分別秘義釋》所說的“以前沒有被引起的”習氣對應《成唯識論》的“始起”（即：新熏）種子。所以，這兩個引文的基本主張是一致的。

<sup>70</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8 頁中欄第 23 行至下欄第 3 行。

《分別秘義疏》	《成唯識論》
<p>這裡，批判第一義（=本有義）說：貪等祇增長[習氣]，所以[貪等對習氣的]因緣[性]不成立。例如：“行緣識”[的]這[經文]裡，因為“行”增長“識”種子，[“行”是“識”種子的]增上緣性。如[《攝大乘論》]說：“問：從此，第二種（分別愛非愛=十二支）緣起中，有哪[種]緣？答：增上緣”。所以，和“如阿賴耶識，雜染諸法也是因緣”<sup>71</sup>有矛盾。（本有義反論）事非如此。[貪等]增長同類種子故因緣性。如毘婆沙師的同類因，有物同類故別物[的同類因]。增上緣是增長不類似的習氣故。</p>	<p>若唯本有轉識不應與阿賴耶爲因緣性。如契經（《大乘阿毘達摩經》）說</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u>諸法於識藏 識於法亦爾 更互爲果性 亦常爲因性</u></p> <p>此頌意言。阿賴耶識與諸轉識。於一切時展轉相生互爲因果。《攝大乘》說。阿賴耶識與雜染法互爲因緣。如炷與焰展轉生燒。又如束蘆互相依住。唯依此二建立因緣。所餘因緣不可得故。<u>若諸種子不由熏生。如何轉識與阿賴耶有因緣義。非熏令長可名因緣。勿善惡業與異熟果爲因緣故。</u>又諸聖教說有種子由熏習生。皆違彼義。故唯本有理教相違。<sup>72</sup></p>

接下來看，《分別秘義釋》先提出對第一義（“本有義”）的疑問說：如果貪等法祇增長已經存在的習氣的話，那祇是增上緣，不可能是因緣。《分別秘義釋》引用《攝大乘論》的一句“如阿賴耶識，雜染諸法也是因緣”。《成唯識論》根據《大乘阿毘達摩經頌》說示“阿

<sup>71</sup> 《攝大乘論本》卷一，“復次阿賴耶識與彼雜染諸法。同時更互爲因。云何可見。譬如明燈焰炷生燒同時更互。又如蘆束互相依持同時不倒。應觀此中更互爲因。道理亦爾。如阿賴耶識爲雜染諸法因。雜染諸法亦爲阿賴耶識因。唯就如是安立因緣。所餘因緣不可得故。”（《大正藏》編號 1594，第 31 冊第 134 頁下欄第 15–20 行）。

<sup>72</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8 頁下欄第 3–15 行。

賴耶識與諸轉識。於一切時展轉相生互爲因果”。對此議論，承認本有習氣者反論說：如果一個法增長同類的習氣的話，那是因緣。如果一個法增長不類似的習氣的話，那是增上緣。這裡貪等增長同類的習氣，所以貪等法對法爾習氣的因緣性沒有問題。《成唯識論》也根據同一的《大乘阿毘達摩經頌》說：諸法和阿賴耶識互相是因緣。如果轉識（即諸法）不生而祇增長種子，那不可能是因緣。這個論旨和《分別秘義釋》的議論完全一致。

《分別秘義疏》	《成唯識論》
<p>（新熏義反論）亦如果說：“<u>胡麻 [油]</u> 等裡不見這種事（=不待熏習的香氣不能存在）故，法爾習氣怎能存在？”</p> <p>（本有義答論）這不合道理。也見葱蒜、石頭和花接觸，不保持[花的]香氣故，[我們]知道<u>胡麻 [油]</u> 等有法爾保持香氣的能力。</p>	<p>參：（唯新熏義）有義種子皆熏故生。所熏能熏俱無始有。故諸種子無始成就。種子既是習氣異名。<u>習氣必由熏習而有</u>。如<u>麻香氣花熏故生</u>。<sup>73</sup></p>
<p>還有，不屬心、心所的實體不在故，胡麻 [油] 等完全不存在，但是依世間極成 [胡麻油等是] 習氣的所依 [性] 極成故，[胡麻油等] 祇是習氣生起等的<u>譬喻</u>，怎麼能有 [真的胡麻油等] 一樣的歸結。</p>	

《分別秘義釋》的新熏義反論說：如胡麻油等裡不待熏習的香氣不能存在，法爾習氣是不可能的。本有義答論說：胡麻油有法爾保持香氣的能力，不如不能保持香氣的葱蒜和石頭。所以法爾習氣不

<sup>73</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8 頁中欄第 6–9 行。

是不合理的。又說，胡麻油等祇是熏習的譬喻，不能完全說明熏習的教理。所以，不待熏習的習氣的存在沒有問題。

這個議論在《成唯識論》的本有、新熏合生義中沒有直接的對應。但是，該論新熏義中說的“習氣必由熏習而有。如麻香氣花熏故生”和《分別秘義釋》的新熏義的主旨（不待熏習的香氣不能存在）是一樣的。

《分別秘義疏》	《成唯識論》
批判第二義（=新熏義）亦有人（=本有義）說。阿賴耶識和別的阿賴耶識不同時生滅故，[如果所有的習氣由於熏習生起]， <u>那[阿賴耶識]</u> 生起的因緣習氣不能存在。	
如果[此人]（=新熏義）說，“我們說過由於和 <u>所緣</u> （的阿賴耶識）類似的 <u>意識</u> ， <u>習氣生起嗎？</u> ”，那不合道理。	<p>參：（《成唯識論述記》）論。唯七轉識至可是能熏。述曰。總結也。即能緣中七轉識·心所等爲能熏。若爲相分何法爲障。即第八識爲六·七識之所緣故爲相分熏。<sup>74</sup></p> <p>參：前七於八所緣容有能熏成彼相見種故。<sup>75</sup></p> <p>參：（《成唯識論述記》）第六識若緣第八見·相而熏種。即雙熏彼二分種子。<sup>76</sup></p>

<sup>74</sup> 《成唯識論述記》卷三，《大正藏》編號 1830，第 43 冊第 314 頁下欄第 12–15 行。

<sup>75</sup> 《成唯識論》卷八，《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314 頁下欄第 17–18 行。

<sup>76</sup> 《成唯識論述記》卷八，《大正藏》編號 1830，第 43 冊第 512 頁下欄第 27–28 行。

如上面讀過，《分別秘義釋》的本有義說：因為阿賴耶識的因緣習氣的能熏不存在，所以，能生阿賴耶識的習氣應該是本有的。新熏義反論說：認識阿賴耶識的意識和阿賴耶識類似故，意識可能是阿賴耶識習氣的能熏。但是，本有義不同意。

如我們以上新熏義的檢討中看過，《分別秘義釋》這段的議論接近法相宗的“相分熏”的教理。

《分別秘義疏》	《成唯識論》
<p>(本有義反論)所緣有兩種。心、心所自性的實有和色自性的非實有。這裡，認識心、心所的意識故祇引起那些[心、心所]的習氣生。認識色的[意識]故祇[引起]那[色的習氣]被生起。按照唯識性的道理，(心心所、色)兩個<u>都不成立所緣、行相故</u>，怎麼<u>所緣故</u> (與阿賴耶識)類似呢？</p>	
<p>(新熏義再反論)或，直接的所緣和間接的[所緣]故，另外有兩種[的所緣]。那裡，直接的所緣是[自識]所取的相，間接的所緣是阿賴耶識。從那[阿賴耶識]的力，[識有]所取的行相顯現故。</p>	<p>參：三<u>所緣緣</u>。謂若有法是帶己相心或相應所慮所託。此體有二。一親二疎。若與能緣體不相離。是見分等內所慮託。應知彼是<u>親所緣緣</u>。若與能緣體雖相離。爲質能起內所慮託。應知彼是<u>疎所緣緣</u>。親所緣緣能緣皆有。離內所慮託必不生故。疎所緣緣能緣或有。離外所慮託亦得生故。<sup>77</sup></p>

(本有義答論)那麼，如果[你]認為：“間接所緣故認識實體(=阿賴耶識)的[意識]，為什麼所緣故 [和阿賴耶識]不相似”，按照這個解釋，由他[有情]的心、心所的力也，意識把握所緣、行相生起。所以，由此生的習氣是他 [有情]的心、心所的因緣，而一切有情應是一相續。如果祇是那[有情自己的]相續[u心、心所]是所緣，[由上述的唯識道理]所緣和行相不成立故，所緣和行相不相似而它的種子[u法爾]存在。

參：外色實無可非內識境。他心實有寧非自所緣。誰說他心非自識境。但不說彼是親所緣。謂識生時無實作用。非如手等親執外物日等舒光親照外境。但如鏡等似外境現名了他心。非親能了。親所了者謂自所變。故契經言。無有少法能取餘法。但識生時似彼相現名取彼物。如緣他心色等亦爾。<sup>78</sup>

參：(《瑜伽論記》)西國二解。一云。凡夫二乘及諸菩薩他心智通緣他心時。相分影像似彼本質。以有分別見不明瞭不多稱質。佛他心智雖有影像極稱本質名了了知。故名諸佛如實能知。<sup>79</sup>

《分別秘義釋》第一義(本有義)反論說：按照唯識的道理，所緣不實有，所以意識和所緣的阿賴耶識類似不符道理。對此，第二義(新熏義)再反論說：所緣有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意識的間接所緣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是按照唯識的道理也是實有的。所以，阿賴耶識和意識可能相似。那麼，意識可能熏習阿賴耶識的習氣。

對這個議論，《分別秘義釋》的本有義答論說：如果這樣，他心也是自己意識的間接所緣故，他心和自意識也相似。所以，自意識應

<sup>77</sup> 《成唯識論》卷七，《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40 頁下欄第 14–21 行。

<sup>78</sup> 《成唯識論》卷七，《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39 頁下欄第 9–16 行。

<sup>79</sup> 《瑜伽論記》卷九，《大正藏》編號 1828，第 42 冊第 519 頁上欄第 13–17 行。

該能熏他心的習氣。由此生起的習氣是他心的因緣。那麼，有情心相續的差別不成立。這明顯不合理。所以，意識不能熏習阿賴耶識的習氣。阿賴耶識的因緣習氣應該是本有的。

這段議論在《成唯識論》裡沒有直接的對應。但這個議論的前提是所緣緣有兩種。這對應《成唯識論》的親所緣緣和疏所緣緣的教理。《成唯識論》也說他心是自識的疏所緣緣。《瑜伽論記》也記錄“西國二解”。第一解說：緣他心的相分影像（即親所緣緣）和本質（即他心，即疏所緣緣）。所以，這裡也和《分別秘義釋》及《成唯識論》的議論有關。

《分別秘義疏》	《成唯識論》
<p>而且，說“本性種姓是煩惱和所知障薄的意思”（＝《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真如所緣緣種子段），[和]“聖道沒有因緣”也是不合理的。因為[《瑜伽師地論菩薩地》]說：“本性住種姓是六處殊勝”故，所有的部派說心和心所一定從四緣生故，[我們]能解釋《攝決擇分》的所說[有]‘由障種子薄性表示法爾無漏種子的存在性’的密意。</p>	<p>若唯始起有爲無漏無因緣故應不得生。有漏不應爲無漏種。勿無漏種生有漏故。許應諸佛有漏復生。善等應爲不善等種。……<sup>80</sup></p> <p>（《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真如所緣緣種子段）依障建立種姓別者意顯無漏種子有無。謂若全無無漏種者彼二障種永不可害即立彼爲非涅槃法。若唯有二乘無漏種者彼所知障種永不可害。一分立爲聲聞種姓一分立爲獨覺種姓。若亦有佛無漏種者彼二障種俱可永害。即立彼爲如來種姓。故由無漏種子有無障有可斷不可斷義。然無漏種微隱難知故約彼障顯性差別。……然諸聖教處處說有本有種子皆違彼義。故唯始起理教相違。由此應知。諸法種子各有本有始起二類。<sup>81</sup></p>

《分別秘義釋》最後的議論否定《攝決擇分》的“真如所緣緣種子段”的議論，承認本性住種姓即法爾無漏種子的存在。《成唯識論》也拒絕“真如所緣緣種子段”的議論，承認本有（無漏）種子的存在。關於此點，兩篇書的議論明顯一致。

以上，我們確定了關於種子、習氣的起源，《分別秘義釋》和《成唯識論》記錄了很相似的三個意見。關於這點，有人也許懷疑：漢文的《成唯識論》影響了藏文的《分別秘義釋》。

但是如我以前指出過<sup>82</sup>，調伏天(Vinītadeva)的《唯識三十論釋疏》，*Sum cu pa'i 'grel bshad, Triṃśikātičā*也列舉相似的三義。

Digitized by Library of Buddhist典籍  
Digitized by Library of Buddhist典籍

rnal 'byor spyod pa rnams kyi lo rgyus mam pa gsum ste /  
kha cig ni sngon med pa nyid kyi bag chags skyed do zhes zer /  
gzhan dag na re bag chags ni dus thams cad na yod pa de  
ni kun nas nyon mongs pa'i chos rnams kyis yongs su brtas<sup>83</sup>  
par byed par zad de yongs su brtas<sup>84</sup> nas de'i 'bras bu mngon par  
bsgrub nus so zhes zer /  
  
gzhan dag ni snga ma nas yod pa'i bag chags kyang yongs su  
brtas<sup>85</sup> par byed la sngon med pa dag kyan skyed do<sup>86</sup> snyam du  
sems so //<sup>87</sup>

<sup>80</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8 頁下欄第 15–18 行。

<sup>81</sup> 《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卷，《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9 頁上欄第 21 行至中欄第 7 行。

<sup>82</sup> 山部能宣《種子の本有と新熏の問題について (II)》，《佛教學研究》第 47 號，1991 年，第 95 頁，註 3。

<sup>83</sup> Pek. Narthang, *rtas*.

<sup>84</sup> Pek. Narthang, *rtas*.

<sup>85</sup> Pek., Narthang, *rtas*.

<sup>86</sup> 按照底本的註釋，這裡德格(Derge)版有de。其實德格版(Hi 13b3)也有do。

<sup>87</sup> 西藏佛典普及會編《西藏文唯識三十頌釋疏》，丁字屋書店，1938 年，第 40 頁第 1–6 行。日譯在山口益、野澤靜證《世親唯識の原典解明》法藏館，1953 年，第 198 頁。

瑜伽師們的三種所傳。

有人說：以前並沒有的習氣生起。

另一些人說：習氣是一切時有。雜染諸法使它（=習氣）增長。由增長能現起它的果。

還有人想：以前有的習氣也增長，以前沒有的也在生。

所以，在印度唯識學派裡有這些三義是確實的<sup>88</sup>。還需要注意的是，如我們觀察過的，在《分別秘義釋》裡和《成唯識論》不直接相對應的議論也存在。根據這些理由，《分別秘義釋》模仿《成唯識論》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這樣，《分別秘義釋》一篇論書裡有三個和《成唯識論》的三義很相似的理論來讓我們懷疑《成唯識論》糅譯的傳承。

### 三、《瑜伽師地論疏》和《成唯識論》：關於真如所緣緣種子

關於這個問題，還需要研討 *Yogācārabhūmiyākhyā*《瑜伽師地論疏》(*rNal 'byor spyod pa'i sa rnam par bshad pa*, D. No. 4043; Pek. No. 5544)。《瑜伽師地論疏》是藏譯（和部分漢譯《瑜伽師地論釋》[《大正藏》編號 1580]）現存的《瑜伽師地論》的印度註釋。對《瑜伽師地論本地分意地》的一文，《瑜伽師地論疏》給以詳細的議論。《瑜伽師地論本地分意地》的一文如下：

tat punah sarvabījakam vijñānam parinirvāṇadharmakāṇḍam<sup>89</sup>  
paripūrṇabījam<sup>90</sup> aparinirvāṇadharmakāṇḍam punas

<sup>88</sup> 參照大竹晋《*Vivṛtaguhyārtha pindavyākhyā* の引用文献》(前引)，第 126 頁。

<sup>89</sup> MS. *-kānāḍam*.

<sup>90</sup> MS. *paripūrṇabījam*.

trividhabodhibijavikalāṃḍī || (*Manobhūmi*, V. Bhattacharya ed., 25.1-2)

復次此一切種子識。若般涅槃法者。一切種子皆悉具足。  
不般涅槃法者。便闕三種菩提種子。<sup>91</sup>

關於“一切種子皆悉具足”一句，《瑜伽師地論疏》的議論如下  
(Derge 'i 92b3-93b5; Pek. Yi 112b4-114a2) :

sa bon yongs su tshang<sup>92</sup> ba yin no<sup>93</sup> zhes bya ba ni  
 kha cig na re zag pa dang bcas pa dang zag pa med pa'i chos  
 rnams kyi nus pa yod pa la bya'o<sup>94</sup> zhes zer ro //  
 kha cig na re kun gzhi rnam par shes pa la ni 'jig rten las 'das  
 pa'i chos kyi sa bon med de / 'di ltar 'jig rten las 'das pa'i chos  
 rnams ni de bzhin nyid la dmigs pa'i rkyen gyi sa bon las byung  
 ba yin gyi / de'i bag chags bsags pa'i sa bon<sup>95</sup> las byung ba ma  
 yin no<sup>96</sup> zhes bstan bcos las 'byung ngo<sup>97</sup> zhes zer ro<sup>98</sup> // (Derge  
 'i 92b3-5; Pek. Yi 112b4-7)

關於“種子皆悉具足”：

(一) 有人說：有有漏和無漏諸法的功能的意思。

(二) 有人說：阿賴耶識裡沒有出世間法的種子。因為，

<sup>91</sup> 《瑜伽師地論》卷三，《大正藏》編號 1579，第 30 冊第 284 頁上欄第 29 行至中欄第 2 行。

<sup>92</sup> Pek. *tsha nga*.

<sup>93</sup> Pek. 加 //.

<sup>94</sup> Pek. 加 //.

<sup>95</sup> Pek. *sa* 替 *sa bon*.

<sup>96</sup> Pek. 加 //.

<sup>97</sup> Pek. 加 //.

<sup>98</sup> smras pa / 'jig rten las 'das pa'i chos rnams ni de bzhin nyid la dmigs pa'i rkyen gyi sa bon dang ldan par skye ba'i bag chags bsags pa'i sa bon dang ldan pa ni ma yin no // (D. Zhi 27b4-5; Pek. Zi 30a8-b1)

論書（《攝決擇分》）說：“諸出世間法從真如所緣緣種子生，非彼習氣積集種子所生”<sup>99</sup>。

de la phyogs snga ma smra ba dag gis lan btab pa / bstan bcos kyi don ni 'di yin te / de bzhin nyid la dmigs pa'i rkyen rnams kyis<sup>100</sup> sa bon rtas<sup>101</sup> par bya ba ni de dag gi rgyu yin gyi gnas ngan len gyi bag chags bsags pa ni ma yin te / 'di ltar de ni gnas ngan len gyi skabs yin pa'i phyir ro<sup>102</sup> // (Derge 'i 92b5-6; Pek. Yi 112b7-8)

一）對此點，主張第一義者們回答說：論書（《攝決擇分》真如所緣緣種子段）的意思如下。真如所緣緣所增長的[本有]種子是那些[諸出世間法]的因，而所積集的龐重的習氣不是[因]。因為那些是龐重類的<sup>103</sup>。

rnam par shes pa la zag pa<sup>104</sup> med pa'i sa bon med na ni dang po nyid nas 'di ni nyan thos dang rang sang rgyas dang de bzhin gshegs pa'i rigs can dang / de dag gi rigs med pa'o<sup>105</sup> zhes rnam par gzhag pa kho na yang mi rigs par 'gyur bas / de'i phyir zag pa

<sup>99</sup> 《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答諸出世間法從真如所緣緣種子生。非彼習氣積集種子所生。”((《大正藏》編號 1579, 第 30 冊第 589 頁下欄第 16-17 行)。參照：山部能宣《真如所緣緣種子について》(前引)。

<sup>100</sup> D. *kyi*.

<sup>101</sup> D. *brtas*.

<sup>102</sup> gal te bag chags de sa bon thams cad bsdus la# / de yang kun du 'gro ba'i gnas ngan len zhes## bya bar gyur na / de ltar na 'jig rten las 'das pa'i chos rnams skye ba'i sa bon gang yin / de dag skye ba'i sa bon gyi dngos po gnas ngan len gyi rang bzhin can yin par ni mi rung ngo zhe na / (D. Zhi 27b3-4; Pek. Zi 30a7-8)

# D. *pa*.

## Pek. *ces*.

<sup>103</sup> 《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問若此習氣攝一切種子。復名遍行龐重者。諸出世間法從何種子生。若言龐重自性種子爲種子生。不應道理。”(《大正藏》編號 1579, 第 30 冊第 589 頁上欄第 13-16 行)。

<sup>104</sup> Pek. 略 *pa*.

<sup>105</sup> Pek. 加 //.

med pa'i chos rnams 'byung ba'i rgyus sa bon gyi rnam grangs kyi rigs yod do // (Derge 'i 92b6-7; Pek. Yi 112b8-113a2)

若識中沒有無漏種子的話，本來某個 [補特伽羅] 有聲聞、獨覺、如來的種姓，[某個補特伽羅] 沒有這些 [三乘] 的種姓的 [種姓差別] 建立也不合道理。所以，作為諸無漏法的因，種子異門的種姓 [應該] 存在。

'bras bu'i bye brag byang chub rnam gsum yang med par 'gyur te / dmigs pa tha dad pa ma yin pa'i phyir ro<sup>106</sup> // de bzhin nyid la 'dod pa bzhin byed pa ci zhig yod na 'di ltar gcig la ni nyon mongs pa spang ba'i phyir nye bar gnas la / gcig ni shes bya'i sgrub pa spang ba'i phyir nye bar gnas par 'gyur te / de'i phyir rgyud la gnas pa'i rgyu yod par 'dod par bya'o // (Derge 'i 92b7-93a2; Pek. Yi 113a2-4)

[如果種姓不存在的話，三乘] 各別果的三種菩提也不存在。[真如] 所緣不各別故<sup>107</sup>。因為讓希求真如的 [種子=種姓] 有，這樣，某人為捨煩惱 [障] 進行，某人為捨所知障進行。所以，應該承認在 [有情] 相續的因 (=種姓) 有。

phyogs gnyis pa smra ba dag gis smras pa / bstan bcos ni gzhau du drang bar mi nus te / gal te gnas ngan len gyi bag chags

<sup>106</sup> 參: smras pa / 'jig rten las 'das pa'i chos rnams ni de bzhin nyid la dmigs pa'i rkyen gyi sa bon dang ldan par skye ba'i bag chags bsags pa'i sa bon dang ldn pa ni ma yin no // gal te bag chags bsags pa'i sa bon dang ldn par skye ba ma yin na / de lta na ni ci'i phyir gang zag yong su mya ngan las 'das pa'i chos can gyi rigs gsum rnam par gzhag# pa dang / gang zag yong su mya ngan las mi 'da' ba'i chos can gyi rigs rnam par gzhag pa mdzad de / 'di ltar thams cad la yang de bzhin nyid la dmigs pa'i rkyen yod pa'i phyir ro zhe na / (D. Zhi 27b4-6; Pek. Zi 30a8-b3)

# Pek. *bzhag*.

<sup>107</sup> 《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答諸出世間法從真如所緣緣種子生。非彼習氣積集種子所生。問若非習氣積集種子所生者。何因緣故建立三種般涅槃法種性差別補特伽羅。及建立不般涅槃法種性補特伽羅。所以者何。一切皆有真如所緣緣故。”(《大正藏》編號1579, 第30冊第589頁上欄第16-21行)

des sa bon thams cad bsdus pa yin na 'jig rten las 'das pa'i chos  
 rnams 'byung bar 'gyur ba'i sa bon gang yin te / de dag gi rgyu gnas  
 ngan len gyi sa bon yin par mi rigs so<sup>108</sup> zhes rab tu bsgrims<sup>109</sup> te  
 bstan to zhes zer ro<sup>110</sup> // rigs rnam par gzhag pa yang de nyid las  
 bstan te / gang dag gi rgyud la de bzhin nyid la<sup>111</sup> dmigs pa rtogs<sup>111a</sup>  
 par mi 'gyur ba<sup>112</sup> gtan du ba'i sgrib pa'i sa bon yod pa de dag ni  
 yongs su mya ngan las mi 'da' ba'i rigs rgyud la nyon mongs pa'i  
 sgrib pa'i sa bon ni med la / gtan du ba'i shes bya'i sgrib pa'i sa bon  
 yod pa de dag ni kha cig nyan thos kyi rigs can yin pa dang /<sup>113</sup> kha  
 cig rang sangs rgyas kyi rigs can yin par rnam par bzhag<sup>114</sup> go //  
 gang dag la de gnyis ka med pa de dag ni de bzhin gshegs pa'i  
 rigs can yin no<sup>115</sup> zhes 'byung ba<sup>116</sup> ste<sup>117</sup> / 'bras bu rnam par

<sup>108</sup> Pek. 加 //.

<sup>109</sup> D. *bsgrims*.

<sup>110</sup> 參: gal te bag chags des sa bon thams cad bsdus la# / de yang kun du 'gro ba'i  
 gnas ngan len zhes## bya bar gyur na / de ltar na 'jig rten las 'das pa'i chos rnams skye  
 ba'i sa bon gang yin / de dag skye ba'i sa bon gyi dngos po gnas ngan len gyi rang  
 bzhin can yin par ni mi rung ngo zhe na / (D. Zhi 27b3-4; Pek. Zi 30a7-8)

# D. *pa*.

## Pek. *ces*.

<sup>111</sup> D. 略 *la*.

<sup>111a</sup> D. *rtog*.

<sup>112</sup> Pek. *pa*.

<sup>113</sup> D. //.

<sup>114</sup> D. *gzhag*.

<sup>115</sup> Pek. 加 //.

<sup>116</sup> Pek. 略 *ba*.

<sup>117</sup> smras pa / sgrib pa dang / sgrib pa med pa'i bye brag gi phyir te / gang dag la  
 de bzhin nyid la dmigs pa'i rkyen rtogs par bya ba la gtan du sgrib pa'i sa bon yod  
 pa de dag ni yongs su mya ngan las mi 'da' ba'i chos can gyi rigs dang ldan par rnam  
 par gzhag# la / gang dag de lta## ma yin pa de dag ni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 ba'i  
 chos can gyi rigs dang ldan par rnam par gzhag go // gang dag la### shes bya'i sgrib  
 pa'i#### sa bon gtan du ba lus la zhen##### pa yod la / nyon mongs pa'i sgrib pa'i sa

bzhag<sup>118</sup> pa yang de nyid kyis bstan to // (Derge 'i 93a2-5; Pek. Yi 113a4-8)

主張第二義者們說：不能別樣解釋論書（=應該按照字面解釋《攝決擇分》）。[《攝決擇分》]堅持地說示：“問若此龐重習氣攝一切種子。出世間諸法的生因種子是什麼。那些[出世間法]的因是龐重種子，不應道理”<sup>119</sup>。種姓建立也那（《釋決擇分》）裡說：“相續裡，若於通達真如所緣中有畢竟障種子者們。建立他們為不般涅槃法種姓。相續裡，若沒有煩惱障種子而有畢竟所知障種子者，於彼一分建立聲聞種姓。一分建立獨覺種姓。相續裡若沒有這兩種[障]者。他們有如來種姓”<sup>120</sup>。同[論]也述[證]果的建立。

gzhan dag gis smras pa / gal te byang chub ki sa bon med pa  
kho na yin na<sup>121</sup> //<sup>122</sup> rnam pa gsum po gang<sup>123</sup> med pas byang chub

bon ni med pa de dag las kha cig ni nyan thos kyi rigs can yin la / kha cig ni rang sangs  
rgyas kyi rigs can yin par rnam par gzhag go // gang dag##### de lta ma yin pa de  
dag ni de bzhin gshegs pa'i rigs can yin par rnam par gzhag ste / de'i phyir nyes pa med  
do // (D. Zhi 27b6-28a2; Pek. Zi 30b3-6).

# Pek. *bzhag*.

## Pek. 略 *lta*.

### D. 加 *de*.

#### Pek. *ba'i*.

##### Pek. *zhin*.

##### D. 加 *la*.

118 D. *gzhag*.

119 《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問若此習氣攝一切種子。復名遍行龐重者。諸出世間法從何種子生。若言龐重自性種子為種子生。不應道理。”（《大正藏》編號 1579，第 30 冊第 589 頁上欄第 13-16 行）

120 《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答由有障無障差別故。若於通達真如所緣緣中。有畢竟障種子者。建立為不般涅槃法種性補特伽羅。若不爾者。建立為般涅槃法種性補特伽羅。若有畢竟所知障種子布在所依。非煩惱障子者。於彼一分建立聲聞種性補特伽羅。一分建立獨覺種性補特伽羅。若不爾者。建立如來種性補特伽羅。是故無過。”（《大正藏》編號 1579，第 30 冊第 589 頁上欄第 21-28 行）

121 D. *no*.

rnam pa<sup>124</sup> gsum gyi sa bon gang med cing yongs su mya ngan las mi ’da’ ba’i chos can yin zhe pa<sup>125</sup> / byang chub sems dpa’i sa las ni dbang po rnon po la sogs pa ni rgyu yin te<sup>126</sup> nus pa dang rigs yin par ’dod do<sup>127</sup> // dad pa<sup>128</sup> la sogs pa’i sa bon mjug thogs kho nar gnas ngan len zhes bya ba yang med do<sup>129</sup> zhes kyang ’og nas ’byung ba’i phyir ro<sup>130</sup> // lung ni gcig tu ma nges la rigs pa ni yod de<sup>131</sup> / zag pa med pa’i sems dang sems las byung ba rnams ni rnam par smin pa’i rnam par shes pa la gnas pa’i sa bon

<sup>122</sup> Pek. /.

<sup>123</sup> Pek. *grang* (?).

<sup>124</sup> Pek. 略 *pa*.

<sup>125</sup> D. *na*.

<sup>126</sup> 參：tatrāyam indriyakṛto viśeṣah / prakṛtyaiva bodhisattvas tīkṣṇendriyo bhavati pratyekabuddho madhyendtiyah śrāvako mrḍvindriyah / (*Bodhisattvabhūmi*, U. Wogihara ed. [前引], 3.23-4.2).

<sup>127</sup> tat punar gotram bījām ity apy ucyate dhātuh prakṛtir ity api. (*Bodhisattvabhūmi*, U. Wogihara ed. [前引], 3.6-8).

<sup>128</sup> Pek. *ba*.

<sup>129</sup> Pek. 加 //.

<sup>130</sup> yāni punah śraddhādikuśaladharmaṇasyānī bījāni teṣu naivānuśayasaṁjñā dauṣṭhulyasamjñā | tathā hi | teṣām utpādāt karmanya evāśrayo bhavati nākarmaṇyah | ataś ca sakalam āśrayam dauṣṭhulyopagatatvād dauṣṭhulyamayāt# tathāgatā duḥkhataḥ prajñāpayanti yad uta saṃskāraduḥkhatayā || (*Manobhūmi*, V. Bhattacharya ed., 26.14-17).

#Bhattacharya 校訂本 :dauṣṭhulyasvabhāvāt; 寫本 :dauṣṭhulyamayāt.

<sup>131</sup> punar aparam mahāmate pañcābhisaṁyagotrāṇi / katamāni pañca yad uta śrāvakayānābhisaṁyagotram pratyekabuddhayānābhisaṁyagotram  
tathāgatayānābhisaṁyagotram aniyataikataragotram agotram ca pañcamam / (Laṅkāvatāraśūtra, 南條文雄校訂本, 63.2-5).

參：nyan thos byang chub tu yongs su ’gyur ba gang yin pa de ni ngas rnam grangs kyis byang chub sems dpa’ yin par bstan te / ’di ltar de ni nyon mongs pa’i sgrib pa las rnam par grol nas / de bzhin gshegs pa rnams kyis bskul na / shes bya’i sgrib pa las sems rnam par grol bar byed pa’i phyir ro // de ni dang por bdag gi don la sbyor ba’i rnam pas nyon mongs pa’i sgrib pa las rnam par grol te / de’i phyir de bzhin gshegs pas de nyan thos kyi rigs su ’dogs so / (*Sandhinirmocanasūtra*, É. Lamotte ed., §7.16).

las byung ba yin te / 'byung ba dang ldan pa'i phyir ro // zag pa  
 dang bcas pa'i sems dang sems las byung ba thams cad bzhin te /  
 chos mi mthun pa ni nam mkha'o // de bzhin nyid la dmigs pa ni 'jig  
 rten las 'das pa'i sa bon yin te / lam yin pa'i phyir ro // 'jig rten pa'i  
 lam bzhin te / chos mi mthun pa ni nam mkha'o // (Derge 'i 93a5-b1;  
 Pek. Yi 113a8-b5)

其他人們說：如果菩提種子並沒有的話，三種 [菩提] 沒有故，三種菩提種子便沒有，[所以，所有的有情應該都] 有不般涅槃法。《菩薩地》裡宣稱：“利根等是因<sup>132</sup>，它也是功能和種姓<sup>133</sup>”。[《本地分意地》的] 以下也說“信等種子”直後“不名龐重”故<sup>134</sup>。[《楞伽》經][說]：“有不一定的種姓”<sup>135</sup>。[這種承認有情間差別的經論所說不能說明]。無漏心、心所是從異熟識[裡住]的種子生的。和生起俱故。如所有有漏的心、心所[從異熟識裡住的種子生]。異品是虛空。真如所緣緣是出世間[道](=無漏智)的種子。道故。如世間道(=有漏智)。異品是虛空。

<sup>132</sup> 參：言根勝者。謂諸菩薩本性利根獨覺中根聲聞軟根。是名根勝。(《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三，《大正藏》編號 1579，第 30 冊第 478 頁下欄第 29 行至 479 頁上欄第 2 行)

<sup>133</sup> 又此種姓亦名種子亦名爲界亦名爲性。(《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三，《大正藏》編號 1579，第 30 冊第 478 頁下欄第 17-18 行)

<sup>134</sup> 《瑜伽師地論》卷三，“若信等善法品所攝種子。不名龐重亦非隨眠。何以故。由此法生時所依自體唯有堪能非不堪能。是故一切所依自體。龐重所隨故。龐重所生故。龐重自性故。諸佛如來安立爲苦。所謂由行苦故。”(《大正藏》編號 1579，第 30 冊第 284 頁下欄第 6-10 行)。

<sup>135</sup> 《大乘入楞伽經》卷二，“復次大慧。有五種種性。何等爲五。謂聲聞乘種性。緣覺乘種性。如來乘種性。不定種性。無種性。”(《大正藏》編號 672，第 16 冊第 597 頁下欄第 29 行至中欄第二行)。參：《解深密經》卷二，“若迴向菩提聲聞種性補特伽羅。我亦異門說爲菩薩。何以故。彼既解脫煩惱障已。若蒙諸佛等覺悟時。於所知障其心亦可當得解脫。由彼最初爲自利益。修行加行脫煩惱障。是故如來施設彼爲聲聞種性。”(《大正藏》編號 767，第 16 冊第 695 頁中欄第 3-8 行)。

ji ltar bkod pa'i bstan bcos ni drang bar mi nus te / shin tu gsal  
 bar rgya cher rnam par phye ba'i phyir ro // de'i phyir gnyis ka<sup>136</sup>  
 yang rnam par bzhag<sup>137</sup> tu rung ste / de bzhin nyid dang bden pa  
 bzhi mnong par rtogs pa rnam par bzhag<sup>138</sup> pa bzhin no<sup>139</sup> // 'gal ba  
 yang med do // rnam par shes pa'i tshogs lnga dang ldan pa'i mjug  
 tu gtan tshigs smras zin pa'i phyir ro // (Derge 'i 93b2-3; Pek. Yi  
 113b5-7)

如所寫的論書不能解釋。極明顯地詳細分析故。所以，兩個（本有無漏種子、真如所緣緣種子都）是能建立的。如建立真如和四諦現觀，并沒有矛盾<sup>140</sup>。《五識身相應（地）》的最後說明理由故。

kha cig gis smras pa / gal te gnyis ka rnam par bzhag<sup>141</sup> na de  
 gnyis las gcig ni drang ba yin la gcig ni gtso<sup>142</sup> bo yin par 'gyur te /

<sup>136</sup> Pek. *gnyi ga*.

<sup>137</sup> D. *gzhag*.

<sup>138</sup> D. *gzhag*.

<sup>139</sup> 參：de'i dang por bden pa mnong par rtogs pa la 'jug par bya ba'i phyir bsgom  
 ste / bden pa ma mthongs ba bden pa rnams la mig ma thob pas ni kun gzhi rnam par  
 shes pa sa bon thams cad pa yang rtogs par mi nus pa'i phyir ro // de de ltar zhugs shing  
 nyan thos kyi yang dag pa nyid skyon med pa la zhugs sam / byang chub sems dpa'i  
 yang dag pa nyid skyon med pa la zhugs te chos thams cad kyi chos kyi dbyings rtogs  
 par byed pa na / kun gzhi rnam par shes pa yang rtogs par byed de / . . . de bzhin nyid  
 la dmigs pa'i shes pas kun tu brten cing goms par byas pa'i rgyus gnas 'gyur bar byed  
 do // gnas 'gyur ma thag tu kun gzhi rnam par shes pa spangs par brjod par bya ste // (袴  
 谷憲昭《Viniścayasaṃgrahaṇīにおけるアーラヤ識の規定》，收入《唯識思想論考》，  
 東京：大藏出版，[1979] 2001年，第405-406頁。)

<sup>140</sup> 參見《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卷五十一，“能入最初聖諦現觀。非未見諦者於諸諦中。未得法眼便能通達一切種子阿賴耶識。此未見諦者修如是行已。或入聲聞正性離生。或入菩薩正性離生。達一切法真法界已。亦能通達阿賴耶識。……由緣真如境智。修習多修習故而得轉依。轉依無間當言已斷阿賴耶識。”（《大正藏》編號1579，第30冊第581頁中欄第24行至下欄第7行）

<sup>141</sup> D. *gzhag*.

<sup>142</sup> D. *gco*.

dper na bstan pa 'di nyid la bden pa bzhi dag rab tu rgya cher rnam par bzhag<sup>143</sup> pa las brtsams te rnam par bzhag<sup>144</sup> kyang de bzhin nyid rnam par bzhag<sup>145</sup> pa ni bden pa'o<sup>146</sup> zhes gsung pas na<sup>147</sup> / de ni gtso bo yin pa de bzhin du 'di la yang gang gtso bo yin par gang nas gsungs te / lung dang rigs pa dag gi skabs kyang yod pas 'di la ni nges par 'byung ba'i thabs med do // ha cang thal bar 'gyur ba'i brjod pa 'di<sup>148</sup> ni rnam par gtan la dbab pa bsdu ba las nges par bya ba'o // (Derge 'i 94b3-5; Pek. Yi 113b7-114a2)

有人說：如果建立兩方（本有無漏種子、真如所緣緣種子），兩種之中一個應該是未了義，一個應該是第一[義]。例如，同一的論書（《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裡雖然由詳細建立的法門建立四諦，說：“建立真如是真實<sup>149</sup>”，所以，那（=真如）是第一[義]。那樣這（《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裡也有的地方說有的是第一[義]，有聖教和正理的章節故。所以，這裡決定方法沒有。這項不合理的議論在《攝決擇分》裡決定。

現在比較這些議論和《成唯識論》的相關部分：

<sup>143</sup> D. *gzhag*.

<sup>144</sup> D. *gzhag*.

<sup>145</sup> D. *gzhag*.

<sup>146</sup> Pek. 加 //.

<sup>147</sup> bden pa ni rnam pa gnyis te / rnam par bzhag pa dang / rnam par ma bzhag pa'o // de la 'phags pa'i bden pa gzhi ni rnam par bzhag pa'i bden pa yin no // de bzhin nyid ni rnam par ma bzhag pa'i bden pa yin no // (D. Zi 5a5-6; Pek. 'i 5b3-4)

<sup>148</sup> D. *pa'i di* 替 *ba 'di*.

<sup>149</sup> 《瑜伽師地論》卷七十二，“諦有二種。一安立諦。二非安立諦。安立諦者。謂四聖諦。非安立諦者。謂真如。”（《大正藏》編號 1579，第 30 冊第 697 頁下欄第 15-17 行）。

《瑜伽師地論疏》	《成唯識論》
關於“種子皆悉具足”： (一) 有人說：有 <u>有漏</u> 和 <u>無漏法</u> 的功能的意思。	參：(唯本有義)此中有義一切種子皆本性有不從熏生。由熏習力但可增長。……由此等證無漏種子法爾本有不從熏生。有漏亦應法爾有種。由熏增長不別熏生。 <sup>150</sup>
(二) 有人說：阿賴耶識裡 <u>沒有出世間法的種子</u> 。因為，論書(《攝決擇分》)說：“諸出世間法從 <u>真如所緣緣種子</u> 生，非彼習氣積集種子所生”	參：(唯新熏義)有情本來種姓差別。不由無漏種子有無。但依有障無障建立。如《瑜伽》(《攝決擇分》)說於 <u>真如境</u> 若有畢竟二障種者立爲不般涅槃法性。 <sup>151</sup>

《瑜伽師地論釋》提出兩個解釋。第一義說：種子包括有漏和無漏法的。《成唯識論》的唯本有義也說有漏、無漏種子都法爾本有。內容上，完全一致。

第二義說：阿賴耶識裡沒有出世間法的種子。因為，諸出世間法從真如所緣緣種子生。此義否定阿賴耶識裡存在無漏種子，因為他們主張聖道的因緣是真如所緣緣種子。這個議論明顯地以《攝決擇分》的“真如所緣緣種子”為前提提出的。《成唯識論》的唯新熏義也根據“真如所緣緣種子”。內容密切有關。

<sup>150</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8 頁上欄第 20 行至中欄第 6 行。

<sup>151</sup> 全上，第 8 頁中欄第 15–18 行。

《瑜伽師地論疏》	《成唯識論》
<p>(一) 對此點，主張第一義者們回答說：論書(《攝決擇分》真如所緣緣種子段)的意思如下。<u>真如所緣緣所增長的[本有]種子是那些[諸出世間法]的因，而所積集的龐重的習氣不是[因]</u>。因為那些是龐重類的。</p>	
<p>1. 若識中沒有<u>無漏種子</u>的話，本來某個[補特伽羅]有<u>聲聞、獨覺、如來的種姓</u>，[某個補特伽羅]<u>沒有這些[三乘]的種姓的[種姓差別]</u>建立也不合道理。所以，作為諸無漏法的因，種子異門的種姓[應該]存在。</p>	<p>(本有、新熏合生義)(《攝決擇分》真如所緣緣種子段)依障建立種姓別者意顯<u>無漏種子</u>有無。謂若全無無漏種者彼二障種永不可害即立彼爲非涅槃法。<sup>152</sup></p>
<p>2. [如果種姓不存在的話，三乘]各別果的三種菩提也不存在。[真如]所緣不各別故。因為讓希求真如的[種子=種姓]有，這樣，某人爲捨<u>煩惱</u>[障]進行，某人爲捨<u>所知障</u>進行。所以，應該承認在[有情]相續的因(=種姓)有。</p>	<p>(本有、新熏合生義)若唯有二乘無漏種者彼<u>所知障</u>種永不可害。一分立爲聲聞種姓一分立爲獨覺種姓。若亦有佛無漏種者彼<u>二障</u>種俱可永害。即立彼爲如來種姓。故由無漏種子有無障有可斷不可斷義。然無漏種微隱難知故約彼障顯性差別。不爾彼障有何別因而有可害不可害者。若謂法爾有此障別無漏法種寧不許然。若本全無無漏法種則諸聖道永不得生。誰當能害<u>二障</u>種子而說依障立種姓別。既彼聖道必無生義說當可生亦定非理。<sup>153</sup></p>

第一義向第二義主張說：《攝決擇分》真的意思是，真如所緣緣所增長的本有無漏種子是諸出世間法的因緣。沒有本有無漏種子的話，三乘種姓的差別不能成立。《成唯識論》的對應部分的議論也是一樣。

《瑜伽師地論疏》	《成唯識論》
<p>(二) 主張第二義者們說：<u>不能別樣解釋論書</u>（＝應該按照字面解釋《攝決擇分》）。[《攝決擇分》]堅定地說示：“問若此龐重習氣攝一切種子。出世間法的生因種子是什麼。那些[出世間法]的因是龐重種子，不應道理”。</p>	
<p>種姓建立也那（《釋決擇分》）裡說：“相續裡，若於通達真如所緣緣中有<u>畢竟障種子</u>者們。建立他們爲不般涅槃法種姓。相續裡，若沒有<u>煩惱障種子</u>而有<u>畢竟所知障種子</u>者，於彼一分建立聲聞種姓。一分建立獨覺種姓。相續裡若<u>沒有這兩種（障）</u>者。他們有如來種姓”。同[論]也述[證]果的建立。</p>	<p>（唯新熏義）有情本來<u>種姓</u>差別。不由<u>無漏種子</u>有無，但依有障無障建立，如《瑜伽》（《釋決擇分》）說於真如境若有<u>畢竟二障種者</u>立爲不般涅槃法性。若有<u>畢竟所知障種</u>非煩惱者一分立爲聲聞種性一分立爲獨覺種性。若<u>無畢竟二障種者</u>即立彼爲如來種性。故知本來種性差別依障建立非無漏種。<sup>154</sup></p>

<sup>152</sup> 全上，第9頁上欄第21–23行。

<sup>153</sup> 全上，第9頁上欄第23行至中欄第5行。

<sup>154</sup> 全上，第8頁中欄第15–22行。

第二義反論說：我們應該按照字面解釋《攝決擇分》，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會通《攝決擇分》。這個議論也完全一致於《成唯識論》重新熏義的議論。

《瑜伽師地論疏》	《成唯識論》
<p>(三) 其他人們說：如果<u>菩提種子</u>並沒有的話，三種 [菩提] 沒有故，三種菩提種子便沒有，[所以，所有的有情應該都] 有不般涅槃法。《菩薩地》裡宣稱：“利根等是因，它也是功能和種姓”。[《本地分意地》的] 以下也說：“信等種子”直後“不名龐重”故。[《入楞伽》經] [說]：“有不決定的種姓”。[這種承認有情間差別的經綸所說不能說明]。</p>	
<p>(宗) <u>無漏心、心所是從異熟識</u> [裡住] 的種子生的。(因)和生起[性]俱故。(喻)如所有有漏的心、心所 [從異熟識裡住的種子生]。異品是虛空。</p> <p>(宗) <u>真如所緣緣是出世間</u> [道] (=無漏智)的種子。(因)道故。(喻)如世間道 (=有漏智)。異品是虛空。</p>	
<p>如所寫的論書不能解釋。極明顯地詳細分析故。所以，<u>兩個</u> (本有無漏種子、真如所緣緣種子都) 是能建立的。如建立真如和四諦現觀，沒有矛盾<sup>155</sup>。《五識身相應(地)》的最後說明理由故。</p>	<p>參：(本有、新熏合生義) 由此應信。有諸有情無始時來有<u>無漏種</u>不由熏習法爾成就。後勝進位熏令增長。無漏法起以此爲因。無漏起時復熏成種。<sup>156</sup></p>

(三 b) 有人說：如果建立兩方（本有無漏種子、真如所緣緣種子），兩種之中一個應該是方便，一個應該是第一[義]。例如，同一的論書（《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裡說：“雖然由詳細建立的法門建立四諦，建立真如是真實<sup>157</sup>”，所以，那（=真如）是第一[義]。那樣這（《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裡也有的地方說有的是第一[義]，有聖教和正理的章節故。所以，這裡決定方法沒有。這項不合理的議論在《攝決擇分》裡決定。

《瑜伽師地論釋》第三義說：無漏心是從異熟識裡的種子（即本有無漏種子）和真如所緣緣種子合生的。《成唯識論》說：（見道初）無漏從法爾無漏種子生，但是入見道以後也有無漏的新熏種子。見解有一些相似。

這裡一共有四個見解。

(一) 阿賴耶識裡也有(本有)無漏種子。

<sup>155</sup> 參見《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卷五十一，“能入最初聖諦現觀。非未見諦者於諸諦中。未得法眼便能通達一切種子阿賴耶識。此未見諦者修如是行已。或入聲聞正性離生。或入菩薩正性離生。達一切法真法界已。亦能通達阿賴耶識。……於阿賴耶識中總爲一團一積一聚。爲一聚已由緣真如境智。修習多修習故而得轉依。轉依無間當言已斷阿賴耶識。”（《大正藏》編號 1579，第 30 冊第 581 頁中欄第 24 行至下欄第 7 行）

<sup>156</sup>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編號 1585，第 31 冊第 9 頁上欄第 7-10 行。

<sup>157</sup> 《瑜伽師地論》卷七十二，“諦有二種。一安立諦。二非安立諦。安立諦者。謂四聖諦。非安立諦者。謂真如。”（《大正藏》編號 1579，第 30 冊第 697 頁下欄第 15-17 行）

(二) 阿賴耶識裡沒有(本有)無漏種子。出世間法從真如所緣緣種子生。

(三) 本有無漏種子和真如所緣緣種子兩者都有。

(三 b) 如果本有無漏種子和真如所緣緣種子兩者都有的話，一個應該是方便，一個應該是第一義。

所以，這段是關於是否有本有無漏種子的議論，內容上和《成唯識論》的本有、新熏的議論有密切的關係。這裡所引用的《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的一節在《成唯識論》的當該部分裡也有所引用。因此，《瑜伽師地論釋》和《成唯識論》的議論一定有關係。

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瑜伽師地論釋》也並列幾個異論，互相詳細議論。所以，我們發現同一論書中並列複數的議論是在印度後期的瑜伽行派論書中不少見的樣式。

#### 四、結論

根據以上的研討，我們發現《分別秘義釋》和《瑜伽師地論釋》都分別並列多種議論。這些議論和《成唯識論》並列的議論密切相關。列舉異論好像是在印度後期的瑜伽行派論書中一般的形式。

在法相宗的傳統中，一般認為《成唯識論》的“有義”是從不一的《唯識三十頌》的註釋由來的。但是，根據以上的檢討，我們不能排除《成唯識論》現形相似的印度原本存在的可能性。當然這次研討的祇是《成唯識論》的一小部分，無法達成定論。我們今後還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 參考文獻

### 原始文獻

《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實叉難陀(652–710)譯於700年，《大正藏》編號672，第16冊。

《成唯識論》十卷，玄奘(602–664)譯於659年，《大正藏》編號1585，第31冊。

《成唯識論後序》，沈玄明(生卒年不詳)撰，收於《成唯識論》卷十，《大正藏》編號1585，第31冊第59頁中欄第2行至第60頁上欄第12行。

《成唯識論述記》十卷，(窺)基(632–682)撰於約661年前後，《大正藏》編號1830，第43冊。

《成唯識論掌中樞要》二卷，(窺)基(632–682)撰於約661年前後，《大正藏》編號1831，第43冊。

《瑜伽師地論》一百卷，玄奘(602–664)譯於646–648年，《大正藏》編號1579，第30冊。

《瑜伽論記》二十四卷，遁(道)倫(唐代，生卒年不詳)撰，《大正藏》編號1828，第42冊。

《解深密經》五卷，玄奘(602–664)譯於647年，《大正藏》編號676，第16冊。

《攝大乘論本》三卷，玄奘(602–664)譯於649年，《大正藏》編號1594，第31冊。

西藏佛典普及會編《西藏文唯識三十頌釋疏》，丁字屋書店，1938年。

Wogihara, Unrai, ed. *Bodhisattvabhūmi: A Statement of Whole Course of the Bodhisattva* (Being Fifteenth Section of Yogācārabhūmi).

Tokyo: Sankibo Buddhist Book Store, 1971.

### 東亞語研究

千葉公慈『秘義分別攝疏』に関する覚え書(1)』,《駒澤女子大學研究紀要》2001年,第8號,第209–216頁。

大竹晋『*Vivṛtaguhyārtha pindavyākhyā* における部派佛教説:『攝大乘論』I.23までに對する註釋から』,《東方學》2006年,第112輯,第78–94頁。

大竹晋『*Vivṛtaguhyārtha pindavyākhyā* の引用文献』,《東方學》2003年,第106輯,第124–138頁。

山口益、野澤靜證『世親唯識の原典解明』,京都:法藏館,1953年。

山部能宣『真如所縁縁種子について』,《北畠典生教授還暦記念日本の佛教と文化》京都:永田文昌堂,1990年,第63–87頁。

山部能宣『種子の本有と新熏の問題について(II)』,《佛教學研究》1991年,第47號,第93–112頁。

山部能宣『種子の本有と新熏の問題について』,《日本佛教學會年報》1989年第54號,第43–58頁。

長尾雅人『攝大乘論:和譯と注解 上』,東京:講談社,1982年。

袴谷憲昭『\**Mahāyānasamgraha* における心意識説』,《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78年,第76冊,第197–309頁。

袴谷憲昭『*Viniścayasaṃgrahaṇī* におけるアーラヤ識の規定』,《唯識思想論考》東京:大蔵出版,[1979]2001年,第362–445頁。

He, Huanhuan. ‘Whence Came the Name “Kuiji” Instead of Just “Ji”?’, *The Eastern Buddhist* 48, no. 2 (2020): 51–67.